

### 三、从宇品港往大陆

10月16日 晴 因本日为乘船之日，早上5点起床，做出发前的准备。旧藩士田村义次亦来帮忙，向寓舍主人松下直美氏及其家属告别，准备了午、晚两餐的饭盒。带上之后，我才佩剑带短枪，6点乘人力车出发，6点30分到宇品港。是日街口都有告示；因军队乘船禁止通行，紧要地方都有宪兵把守，警戒甚严。港口内划分了乘船地点，长门、横滨、名古屋、和泉等船都立有标记，以便利乘船者。第一师团长男爵山地元治君，先在水上警察署暂时休息，到时间看见他到码头，我立刻整理相机拍下当时情景，有运输指挥官指挥乘船。我等根据管理部长龟冈泰辰氏的指挥，到码头乘渡船时，有新闻记者七八人同乘。其行装各有短枪一把，佩军刀，其他应用之物挂满胸间，其状颇为可笑。我等亦佩军刀，带短枪，背毛毯，胸前挂满皮包、望远镜、水壶、餐刀等，并带上饭盒和照相器材，好不容易乘上渡船。黑田侯爵氏的代表及田村义治氏、浅沼藤吉氏等到港送行。渡船已满员。水手行船时，山地师团长同时在海滨大道的东端的栈桥乘上小汽艇，军乐队在码头整队奏乐送行。另有3艘音乐艇，桅杆挂满万国旗，音响嘹亮响彻海上，继而第二军司令官伯爵大山岩君亦在乐声洋洋之中，搭小汽艇乘上长门丸。港内停泊的船舰一齐升满舰旗，桅杆上的彩旗与波光相映，与嘹亮的歌声与喝彩的鼓掌声相和，颇为壮观。以山地师团长为首，属于第一师团司令部者，皆乘横滨丸。横滨丸约2200余吨，为邮船会社的客船，现被征用。是日乘客约200余人，马97匹，其中战斗员有卫兵20人，传令骑兵20人。进上等客舱的有：山地师团长、大寺参谋长、内山少佐、冈大尉、野口大尉、新山大尉、田中大尉、福田中尉、川俣监督、吉

田监督、诸桥军吏、龟冈少佐、和崎大尉、隈元中尉、菊地军医长、山中军医、山本理事、松本理事、天野兽医、辻本军吏、佐佐木军吏、朝仓军吏、须藤军吏、今村军吏、古都军吏、德泽军吏、林松军吏、新田药剂官、高泽大尉、畔上军吏、渡边军吏、坂本兽医、工藤理事、永见军吏，以及我和家扶宫崎幸麻吕等。午前9点后拔锚，冒着黑烟开始前进。同时起航的还有长门丸、和泉丸等8艘，同距离并列前进。在横滨丸船中船长英国人某，事务长日本邮船会社员赤川雄三（山口县人）氏等，拿出鱿鱼干等下酒物招待。船长出面用口语简短致词说：“以师团长阁下为首各将校乘上本船，不胜荣幸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，故聊以轻微之酒肴以祝出师。”乘船中每餐两菜一汤，晚餐必有酒，午后有茶，有水果，待乘客极为优厚，从船长到水手招待甚为周到。午后9点过马关，左舷可见小仓港，右舷可见鞍港。听说运载第二军出征军人的运输船昨日已有8艘解缆，今日9艘，明日8艘，后天8艘共计33艘已全部起航，可谓盛哉。

第二军由第一师团（东京）和混成旅团（原属第六师团）组成。第一师团由步兵第一旅（东京）即步兵第一团（东京）、步兵第十五团（高崎）和步兵第二旅（佐仓），即步兵第二团（佐仓）、步兵第三团（东京）、骑兵第一营（东京）、野战炮兵第一团（东京）、工兵第一营（东京）、辎重兵第一营（东京）组成。混成旅由步兵第十二旅（小仓）即步兵第十四团（小仓）、步兵第二十四团（福冈）、骑兵、野战炮兵、工兵、辎重兵等若干组成<sup>19</sup>。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陆军大将伯爵大山岩君补为第二军司令官，第一师团长陆军中将男爵山地元治君，第一旅旅长陆军少将乃木希典君，第二旅旅长陆军少将西宽次郎君，混成旅旅长陆军少将长谷川好道君亦奉命出征，陆军少将井上光君任第二军参谋长。第一师团出发之前，天皇陛下特赐大山司令官、山地师团长、乃木、西川两旅长及出征将校数十人于大本营赐宴。

10月17日 小雨 午前6点抵六连岛抛锚，此海峡之风景实为我国第一绝佳亦非妄言。外国客人在进港之前先睹此景观，皆大吃一惊，山水之秀诚可谓宇内第一。彦岛、老山炮台在右舷可望，在左舷可见六连岛。有6个相连大小岛屿，故称六连岛。当此时，先期出发的长门丸已于前夜开航，和泉、名古屋两船跟上于我船后方抛锚。午前8点，釜山、本桥、摄洲3船亦跟上，在我船后方。9点35分于六连岛起锚，率和泉、名古屋、釜山3船开航。36滩已过，远远望见右方石州地方突出的半岛，于是将要辞别故国山川，能说没有多少一点感慨？然而此行并非一般航海，实为盖世雄豪，拔山之英杰，欲将我大帝国之日章旗立于亚细亚大陆，正气堂堂，有此一念，岂能不动情！大家全到甲板上顾望，壮绝快绝之极。继而船入玄海滩。四望一碧，心胸逾觉开旷。然而疾风渐起，怒涛激荡，有如山岳溃裂一般。船体为之倾斜，玻璃灯落地粉碎。于是先前在甲板上阔步壮谈者，渐次进入寝室，成为呻吟之客。呜呼，叱咤风云，可挫百万之劲敌，胆大气豪，虽坚城铁壁一麾之下可破之豪雄，因此风浪故，人畜皆有如大醉，呻吟于船隅亦无可奈何。万幸因我曾经历数次航海，屡遭狂风激浪之危难，颇有些经验，始终在甲板上浴于飞沫之中而自若。此时，在六连岛同时起航的其他船只已远离而不可见。唯有名古屋丸一边沉下，一边浮起，行驶于疾风激浪之中，有如颇为危殆之境，当即用旗语发来信号，要求进行州港避风，我船亦恐有危险将要答应，山地师团长微笑说：“风浪虽稍激，尚未有颠覆之患，何必担心！”勇迈之气，溢于言表，于是开足马力，破浪前进。

10月18日 晴 午前4点20分，入巨文岛湾内停泊，空知丸已先在此，船员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岛。有卖鱼之小舟来，近前问岛名，答曰三岛。舟人乃山中县下大岛郡之渔夫，来此做生意。此岛由3个小岛相连如环状故名三岛，其中间宜于停泊。往年俄英不和，英舰曾占领此岛，由此而出名。取出望远镜眺望，前面

一岛，茅屋并排为一小村落，身着白衣之如豆大般之当地居民有的徘徊于海岸，有的登上小丘群集一起好像在眺望我船的停泊。同时顾望另一岛，这也是沿山40户人家可见其粗糙之茅屋。其中有瓦屋一处，似有庙宇。滩头渔船出没，间或有简略的码头。午前8点30分，于巨文岛起锚，终日四顾茫茫，唯水天一碧，但此时风平浪静，乘客方解颜，皆到甲板之上，谈到昨日难堪之状皆大笑不止。卫兵中有一名叫左市的会说相声叫到前船甲板上，说了一场单口相声，船客为之捧腹大笑，亦可算一兴吧。入夜，新闻记者等相聚，吟诗、舞剑、挥枪，欢声达海，其各献得意之技，英气勃勃快舞豪吟，其壮快之情不可言状。是日有小鸟于我船周围回翔，竟飞来停在船舷休息，好像是慰问我军。骑兵某人亲手捕捉献于师团长前，师团长一瞥笑曰：“此乃吉兆，旅顺口已落于我手。”众人鼓掌预祝我军之大捷。其鸟似“白颜”稍小，羽毛彷彿“山雀”，或云“载菊”。菊章乃我皇室之徽号，于出征之途上汪洋之中偶然获此异鸟，真可谓祥兆。

10月19日 晴 船取北方方位前进，午前8点30分，四顾茫茫，仅见一岛，有人或曰大青岛，或曰小青岛，既而于船头可见釜山浦。至午后看到舰船8艘冒出黑烟在前进，此为我军舰布置的侦察线。午后两点，忽有一艘军舰，乘风破浪，开足马力驶来。有人说是敌舰，众皆疑惑，稍接近方知正是我军舰，其舰体甚似“金刚”一般。午后3点，进入海军临时根据地大同江口，停泊的军舰都升起礼旗，以表欢迎之意。巨文岛以西皆为秃山，树木稀疏，找不到一处如我国的绿树荫荫、枝叶相交的景观。大同江流虽颇为广阔，但出兵绝海万里，我大帝国之军舰、运输船，桅樯林立，黑烟遮天，日章旗翩翩蔽空，江水也为之泛滥。当此时，停泊于江湾之大小舰船17艘，旗舰舰桥威容堂堂，率领诸舰，屹然不动，其声势甚为雄伟。严岛、八重山、天龙、扶桑、千代田、浪速、高千穗、吉野、高尾、秋津洲、满珠、武藏、大和、葛城、

金刚、海门，以及其他伪装成军舰的运输船神户丸、山城丸，环列于前后左右，有大约 40 艘运输船停泊于其间。午后 3 点 40 分，山地师团长率副官、参谋军医长于军舰舰桥上访问了舰队司令长官，在长门丸上拜访了军司令官。4 点 45 分，舰队司令长官来我船回访师团长。渡船于船头高悬日章旗，穿梭来往于各船之间。此间，嘹亮的奏乐之声，起于旗舰及长门丸。而此时再看各舰，都各有双双的旗语手立于舰桥之上，挥动小旗发出信号，实为一时之壮观。是夜千代田舰长海军少佐内田正敏氏来访，与山地师团长谈了海战的情况。入夜根据军舰的通告，因已临敌地，恐有夜袭之虞，各船都须熄灭室内灯火，顿时一片漆黑。各自蹙额耳语，自然也都肃然寂静。再说此江的形胜：两岸丘山隆然，江水环绕，江口横有一岛，遥与海洋岛相接（海洋岛距此湾约 90 哩，半天的路程可达）（以下原文疑有脱落——译者）20 余哩可达平壤。湾内幅广水深，诚可谓天然良港。有人议论说，韩国朝廷有此良港，不知开发，其愚暂置不论，清廷也不出扼守与渤海湾唇齿相依的此江之策，使我舰容易越过有诸多海岛之海洋而得北进，其愚亦甚，此论也许是正确的，然而即使清廷的铁舰水雷占领此港，横断渤海湾，想阻挡我天兵之威烈亦难哉。

10 月 20 日 晴 晓起，先上甲板眺望四方，满江水平如镜，继而东方破晓，烟散雾消，朝曦与我日章旗相辉映。是日仍停泊在大同江口。午后 1 点 43 分，几名新闻记者，各着征装拍照。偶遇参谋长陆军步兵大佐大寺安纯君也加入记者一行并站在中央。列与其左右的有：东京日日新闻记者甲秀辅氏、开花新闻记者小崎文治郎氏、中外商业新报记者永原铁三郎氏、东京通讯社辻英太郎氏、日本新闻记者末永纯一郎氏、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、新朝野新闻记者山口明氏、朝日新闻记者山本忠辅氏、自由新闻记者川上参次郎氏共 9 人。各腰横大刀，手持长枪，据说，此枪是在广岛露营时，用于搭帐篷用的。当时师团司令部发布命令，要

求准备帐棚的支柱 6 尺长的竹竿，当时代替竹竿使用了长枪，一为防身，同时也作为帐棚的支柱。其打扮好像戏台上要报仇的勇士一般，师团长各将校相环视，为之哄然大笑。

10 月 21 日 晴 今日仍停泊在大同江口，午前 9 点，山地师团长以下数名将校乘小汽船登陆，到设在渔隐洞的兵站部。此地沿岸有小村落，西边称渔隐洞，东边称五里浦。当地居民的住房极为简陋，尘埃堆积可谓极不清洁，但所穿的白色衣服洗得很干净，虽不是新衣，但也不甚肮脏，且能粗通文字亦可谓一奇。有人赠送当地居民卖的饴糖，为长方形如薄板，其味极佳，可谓纯粹的朝鲜饴。同时此地并非没有檉、松等树木，但长势不佳皆枯瘦不够繁茂，这是因为一旦长成良材，官府必征收，且从采伐以至运搬的费用全由住民自备已成惯例，故居民不胜其烦，因此，平时也不管理，任其荒芜以至于变成这样，呜呼！官吏苛酷之极以至于地不能尽其利而至于斯。朝鲜王府经常处于困弊，失去独立之势力可谓由来已久，亦属当然。是日陆军军医监、医学博士森林太郎氏到本船来访，我与宫崎幸麻吕在甲板上散步，偶然在此相遇。森氏为我旧津和野之藩士，曾于帝国大学学习医学，学成得博士学位，现今奉职于陆军，该人于朝鲜国发生事变之时立即奉命先到釜山浦，今又任兵站病院长之职，搭宗谷丸出征。见我在此船，大为怪疑。让进吸烟室，告以我此次从军第二军的素志，开诚陈述事之本末理由，森氏顿释疑惑，对我此举大加称赞，喜于邂逅促膝谈心，不觉时间已过。兹录森氏之谈话一节如下：顷在海洋岛捕获的中国人夏京甫以下 4 人，现拘留于长门丸。想利用此 4 人作为对敌地的侦探，但此人为渔民并非军人，服装为青色肮脏之极，臭气刺鼻，近前立刻有呕吐之感。其中一人有鸦片烟瘾，被我军拘留以来，废其嗜好，因而身体疲劳无力，每到犯烟瘾时痛苦呻吟不止。又说：在我横滨丸普通舱还有 3 个留辮子的，初见怀疑像这样留着猪尾巴的家伙能不能充做间谍之用。数

日后在甲板上相遇，听见他们用日语谈话，才知道是我帝国同胞。于是与其交谈，问其姓名，乃向野坚一氏、大熊鹏氏、藤崎秀氏3人。都是在壮年时期曾于上海学习中国话，与大熊氏较为亲密。该人生于筑前国久留米附近，明治23年以来渡航到上海经营商业，现为三津大尉介绍从军第一师团，为国家牺牲身家性命，担负间谍之大任，其勇敢义胆，呜呼，亦可谓伟大。

10月22日 晴 拂晓上甲板南望水天一发之际，冒烟北进之船约三四艘，众人欢呼而待。不久稍近，果为高砂丸等四五艘运输船。于是我第一师团已全部到齐，从此，将整装待发，序列整齐，解缆北征。然而日竟未拔锚，因而乘客皆感久居船舱颇为厌倦，于是远望江畔码头，遂萌发上陆之希望。有一人首先向大家耳语相商，遂一致要求登陆但因渡船不足，竟未能如愿，只有参谋将校因公事登陆赴渔隐洞兵站部，众相环顾茫然自失。然彼等登陆后，将校买来牛一头，以及大量萝卜、朝鲜饴等。又传来兵站收到电报说临时议会已通过拨款1.5亿元的军费支出，众不觉雀跃，欢呼帝国万岁。是日第一野战病院全体56名移乘我船，虽一时下等舱稍微混杂，不久又归肃静。原来船大客少，于今增加了卫生队也并不觉拥挤。据说此连队于目的地登陆之际，陆上医院尚未设好之时，将以此船暂做病院船。

此日大山司令官下达训令如下：

第二军为达占领旅顺半岛之目的于花园口登陆先向金州前进。

第一师团，由当地出海之舰队掩护到达登陆地点，第一师团登陆后，对我师团之要求如下：

甲 火速前进占领金州以及大连湾附近；

乙 以登陆地作为临时根据地，守备由该地通往各方面的大道，特别是通往金州、大孤山、盖平诸道，搜索敌情；

丙 搜索普兰店地方的敌情，并破坏通往该地之电线；

丁 于碧流河上架桥；

戊 如遇敌人袭来，应固守临时根据地。

由登陆地点前进时，必须有必要的兵力守备临时根据地。

关于占领金州后的行动另有训令

九厘注臼炮连暂时属于第一师团。

10月23日 晴 拂晓俄国军舰入港，溯大同江而上，不久归来向江外驶去。午前8点30分，于大同江口解缆，将向直隶湾头前进，士气十倍于昔日，精神越发振奋，初发大同江因船速快慢不同稍有前后，及至椒岛海中舰船排成队形；前有吉野、高千穗、扶桑、严岛及其他10数艘军舰于左右排列。后有名古屋、和泉、丰桥、三池、釜山、海洋、宇品（以上第一列）、摄州、松岛、广岛、南越、福冈、新发田（以上第二列）等约10余艘运输船。首尾相衔而前进，黑烟蔽天，日章旗翻空，正正堂堂开足马力驶行。其声势使人觉得有即使席卷400余州亦不难之感，其壮绝快绝实为千古未曾有之大观。午后3点向北一望，如缕如丝，远远可见帆樯，有人说敌舰来袭，又有人说是我侦察舰停泊于此，众说纷纭，真伪各半。有喊警戒的，征客之视线一齐注向此方，原来是我侦察舰等待我军之到来，继而船过鸭绿江前，向大孤山海洋前进。时有事务长赤川雄三氏建议抛锚，将校皆聚会于上等舱的食堂，设祝贺之宴。酒为胜利牌极为清醇，酒肴为干栗片，干昆布片，盐煮黄豆等，各自痛饮饱食，意气昂扬冲天，雄辩快谈，各尽欢而散。上到甲板，翻译官及新闻记者等一醉之余，英气勃勃不能自禁，有的鼓鞘豪吟，有的挥剑快舞。剑舞才罢，一队兵士盛装整队，高唱国歌，继而高唱军歌数曲。往来于甲板之上，闻者都要唱起来，或者起而舞之，其壮快之情实难形容。至夜间又唤佐市到食堂，照例说一段相声，笑声涌，鼓掌喝彩之声与波声相和，船亦为之动摇。